



水牛文庫136

林柏燕 著

水牛出版社

異鄉之女

水牛文庫

136

異
鄉
之
女

林柏燕著

水牛出版社

異 鄉 之 女

水牛文庫 136

著 者	林 柏 燕
發 行 人	彭 誠 晃
出 版 者	水 牛 出 版 社
地 址	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43 巷 51 號
發 行 所	水 牛 出 版 社
社 址	臺北市連雲街 26 巷 21 弄 2 號
	郵政劃撥帳戶第 13932 號
每冊特價	新 臺 幣 40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6 年 8 月 20 日

P 3000877

S 3000

有版權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 0628 號

異鄉之女

一

午後，陽光肆虐，無風。

茅河鎮警察所後院的武道館，突然傳出淒厲哀號。

中間夾伴着刑棍重重地擲向人身那種沉鬱的聲音。有時，刑棍碰到地板，便發出清脆的巨響。那武道館寬廣的木質地板底下整個是空蕩蕩的，只用無數的巨樁支撐着，是典型的武道館建築。因此，所有的叱喝聲、哀叫聲、棍擊聲從地板下的空間散溢開來，有一種令人齒戰的迴聲。

平常警察們就在裡面練習柔道、相撲以及擊劍等，但碰到地方上有什麼盜竊姦殺事件這裡就變成恐怖的逼供刑場了。

大門口對面，一排油加利樹底下遠遠地聚攏着一羣老少婦孺的當地居民，但沒有人敢近前來，只是隨着那淒厲的哀號戰慄着，或議論紛紛。

到底發生什麼事呢？眼看着那些穿黑色制服的警察，把一個蓬頭散髮，哭哭啼啼的女人抓進去了。約摸有二十一二歲吧，有張姣好的臉蛋，纖纖弱弱的，穿着茶色的素布衣裙，露出一截紅潤的小腿！

黑色的大門緊閉着，整個灰暗的建築，永遠那麼陰森森的，誰也沒有進去過，而現在竟然傳出那麼淒厲的哀號，一陣緊接着一陣。有幾個大膽的野孩子爬上石階，蹲下身子，眯縫着眼湊近大門，想從門縫裡瞧個究竟：

只見一個光頭警察，坐在一把長背交椅上，不時用他那多毛而粗短的手指，捻着嘴邊的仁丹鬍子。兩旁的兩個年輕警察，手持刑棍，似乎有點累了，這時掏出手帕揩拭臉上的汗珠。

武道館裡悶熱的空氣好像使人要窒息。陽光很烈，從天花板的側窗斜斜地奔瀉下來，照到那個女人血肉模糊的屁股上面。肥白細嫩的肌膚血漬交織着，紅一道，

紫一道，像稀爛的豬肺，再也激不起他們的什麼。

只那麼一刹那呼號的淒厲，就急迫的微弱下去。由哀號、嘶叫，然後是短促的呻吟、嚶泣，最後只見她全身鬆軟地伏在那兒，動也不動的，什麼聲響都聽不見了。只是被汗水濡濕的長髮濕漉漉的散在地板上，兩手緊緊地握着拳，指甲深深地陷進掌肉裡。……

「妳這張利嘴，現在可嚐到利害吧，還不招嗎？」

「大……人……先生，冤枉！……天……大……的……冤……枉……哪……」

「冤枉？又冤枉了?!——好！你們繼續跟我打，打！」

光頭警察的話剛完，突然從前院的瞭望台那邊，傳來一陣尖銳的哦哦怪嘯。

「啊！空襲警報！」武道館裡一時大亂。

接着，街上傳來嘩嘩吧吧的脚步聲，兩三個壯丁拿着擴音筒，沿街奔跑着：

「空——襲——警——報！空襲——警——報！」

這時，離茅河鎮五里外的州城已傳來隆隆的轟炸巨響。美軍又明目張膽地在炸

飛機場了，大概又是交叉式的地毯轟炸吧。……

武道館裡的人都走光了，鴉雀無聲。只是那白花花的陽光，仍照在那稀爛的屁股上面。

「冤枉！天……大……的……冤……枉……」

歇斯底里地哀號着。她仰起死白的臉，迎着那片陽光，用兩臂試着作力。突然，渾身一陣疼痛，好像致命的刀刺心腑，整個人又伏在地板上昏迷過去。……

一一

嚴冬裡的一個深夜，高雄港寂靜得好像一座死港，事實上不到八點就已經戒嚴了。

凜冽的寒風，大步的從壽山下來，然後跨過市區，呼嘯着奔向洶湧的臺灣海峽。天上沒有星月，整個市區黑漆漆的，只剩港區碼頭稀疏而暗淡的路燈，在眨着惺

松的睡眠。隆隆的軍車聲却一陣緊接着一陣，沿着鹽埕區的馬路響徹附近的大街小巷，而後在碼頭那邊逐漸沉寂下來。

軍用碼頭靜靜地停泊着兩艘運輸艦，艦上燈火暗淡，到處是手電筒的光影，而人聲喧噪，有軍官的叱喝，有士兵的談笑，中間微細地夾雜着女人的鶯聲燕語，顯得吵雜一片。但大部分的士兵的神色，却顯得那麼滯重、落寞。——

秀枝披着草綠色的風衣，底下裹着黑色的緊身窄裙兩腿穿着肉色的長襪，再加上一雙短筒的雨鞋，整個身子顯得臃腫腫的。但她仍瑟縮着，豎起了風衣的衣領，和其他十幾個同行的女人，夾在那些全副武裝的陸軍士兵中間，一個挨一個地走上了舷梯。背包、水壺、步槍、刺刀、十字鎬等，在這吵雜的碼頭，不時發出清脆的撞擊聲。

踏上了甲板，秀枝停住腳，望着碼頭淒迷的燈光出神。她無視於身邊走過去的那些憂鬱的、沉悶的、好奇的、飢渴的士兵投過來的驚異目光。她的心似乎凝結了，她溶在自己的悲哀裡。似乎從故鄉那個日軍死去的一天，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。

現在，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。好像那個日軍的死，只是秀枝命運裡註定的一種晴天霹靂的轉捩的序曲而已。

「百合子，妳怎麼在這兒發怔，大家都進去了！」突然草笛幸子走過來，輕拍秀枝的肩膀。

「呃，對不起！」秀枝馴服地，接着，向淒迷的碼頭的燈火投下最後一瞥，然後頭也不回地跟着草笛。

就這樣，她，默默地踏上未知的征途。除了長久以來的悲憤淒涼與對故鄉的懷念，她現在深深感到那未知的絕望與恐懼。……

X

X

X

沒有人可以哭訴，丈夫遠在不知名的戰場，即使丈夫回來了，如今他又能做些什麼呢？

那些大人先生把她判了五年徒刑，最後關在州府監獄，可是，關不到兩個月，却又把她放了出來，爲的是要她到戰地去當「看護婦」（護士）

當然，秀枝巴不得離開監獄，只要能擺脫監獄，她那裡都去的，何況是當看護婦呢。

她不敢再去回想，當初那兩個月的牢獄生活。至今，她仍常常會從夢見那猙獰的獄卒而驚醒過來，驚出一身冷汗。那暗黑的牢房，那個潮濕的臭味，以及夜深時突然傳來的淒厲哀號。……她做噩夢，夢見自己的孩子哭瘦了，餓壞了。還有那出征的土泉，出現夢中，總是滿頭滿臉的血！除此之外，白天秀枝望着鐵窗出神，整個人像虛脫似地空幻，找不到一點憑依。在夜裡，秀枝整個人陷在恐懼裡，聆聽着獄卒的脚步，令她戰慄達旦。

因此，當秀枝獲悉軍部的人要來選幾個護士到戰地的消息時，秀枝便一心巴望着。雖然秀枝也曾懷疑過：護士選到監獄裡來了，這總是不太對勁的事。但也許戰地的護士奇缺，也是說不定的。那一天，軍部的人果然來到獄中，從十幾個憔悴不堪的女囚中選中了三個，而秀枝一眼就被看上了。她面目姣美，而且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，尤其當他們從秀枝的資料卡裡獲悉她還是個國民小學的代用教員時，更

是如獲至寶似的，把她簇擁着上了車。

當天，秀枝就被送到陸軍醫院。進了醫院，她原以為就要開始工作的，她還擔心自己沒有學過護理呢。但醫院的人，却要她躺下來休息幾天再說，在醫院裡，虛弱的秀枝復元得很快。有一天，她要求讓她回去一次看看她的兩歲大的孩子。但他們拒絕了，並且告訴她，孩子由她的公公婆婆帶得好好的，用不着特地回去看。

X

X

秀枝開始聽到運輸船裡震耳欲聾的機器聲，兩邊的耳膜嗡嗡的，心臟裡總好像有什麼東西緊緊粘着，拂不去的那股不適。尾隨着草笛幸子，在那些狹窄的艙廊轉彎抹角地急趨，只見草笛幸子背後的臀部，很有韻緻地搖曳着，碰到穿着水色制服的海軍官兵，便深深地俯下了腰為禮，好像羞愧難當似的。——

「百合子！今晚你就跟茉莉子睡在一起好了。」草笛回過頭來說。

「嗯。」

「我就睡在妳們隔壁的艙旁，早些休息，可不要亂跑哦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妳剛才呆在甲板上，害我找了一陣子！」草笛加了一句。

已經抱怨過的，草笛不厭重複地。接下去，草笛開始抱怨自己帶領着這些姐妹淘，直是憂患重重而喋喋不休的。記得初次見到草笛幸子，是在離開那所陸軍醫院的當天：

在醫院裡，秀枝約摸住了一個禮拜。在某個晚上，秀枝被運到一所美其名爲俱樂部慰安所。裡面許多女人在忙碌着，帶着一些下級軍官上樓下樓的。秀枝打了個冷噤，剎時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那些女人大都衣飾不整，袒胸露背妖裡妖氣的，有的像蜂叮屁股似的發出尖叫，有的在毫無顧忌的投懷送抱，淫聲怪語的，有些則以一副憔悴落寞的容顏，刁着煙捲，倚牆而立，室內煙霧嫋嫋，燈光暗淡，秀枝腳下瞬間好像有千斤墜似的，怔怔的站在那兒。幾個士官發現了她，以貪婪的眼光死死的盯在秀枝的臉上。這時，走過來一位穿着和服，約摸三十多歲的女人，她就是草笛幸子——慰安所的領班。

「妳——跟我來吧！」她跟那位帶秀枝來的軍官談了幾句，然後招呼着。

秀枝跟着她，上了樓上的一個小房間，她們跪在榻榻米上。在那兒，對方冷淡地宣佈了秀枝的另一個噩夢。

「可是，他們告訴我——」秀枝說。

「不，妳不是什麼護士！」草笛幸子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：「因為妳本來就不是。」

「難道——我本來就是慰安婦？」秀枝睜大了眼。

「不過，妳長得很好，妳有慰安婦天生的本錢！」

「我想任何女人都有這個本錢的。」

「別忘了妳還是個犯人，妳要將功贖罪！」

秀枝怔住了，從這位三十多歲的女人臉上，秀枝隨即體會到自己的命運又作了一次新的宣判。對方的口吻，十足命令式的，好像中間並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
秀枝幾次想開口，但草笛幸子的話，却一直就沒有停下來：

「妳就叫百合子好了，從今天起，妳是我旗下一名優秀的慰安婦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皇軍不會虧待妳的，在這兒，妳吃得好，穿得好！」

「不，我並不貪求這些，我不要再做慰安婦！」

「那——妳想回監獄去嗎？」

霍地，秀枝一陣顫慄，那暗黑的牢房，那猙獰的獄卒，他可以隨時鞭斥妳，隨時蹂躪妳——秀枝沉默半晌，開始猶豫了。接着，她開始掃視了一下房裡四周的佈置，然後再望望草笛幸子。

她穿着和服，胸部微微隆起，項間的肌膚是出奇的白皙，臉上並沒有塗多少脂粉，不過，紅紅的嘴唇却是刻意描繪過的，是位風韻動人的女人。不過，她端坐在那兒，始終那麼冷漠平靜的，嘴唇緊閉着，嚴肅得像正要主持一場大海戰的海軍上將，突然，秀枝撲倒在她的膝上。

「阿姐……救救我……我是冤枉的……我根本沒有犯什麼……我，

我爲什麼要接受這些！」

「百合子，妳得想開一點，妳這樣浪費妳的眼淚，以後的日子可難過了！」

秀枝在抽搐着，嗚咽着。一時，草笛幸子的心扉好像被猛烈地撞擊着。一個陌生的女子，毫不顧忌地這樣向自己呼救，使草笛幸子陣陣戰慄，她伸出手撫着秀枝的頭髮，她的心扉眼看就要被撞開了。但，她努力抗拒着、抑制着，終於她緊閉了自己的心扉——，對方不過是門外呼救的陌生女人！

「百合子，事情很簡單，如果你留在這兒，你就沒辦法不做慰安婦，如果你不想做慰安婦，那只有送你回監獄去！」

秀枝突然坐直了身子，仰起了臉，淚光閃閃地：

「那——我想我應該回到監獄！」

「是嗎？——爲什麼？」

這倒把秀枝問住了，秀枝垂下了臉，接著，深夜裡獄卒的脚步聲，打開鐵門鬼鬼祟祟進來以及他濃重急促的呼吸聲，一時竟在秀枝的腦海裡如雷鳴般地迴想起來

。但，不管怎麼樣，我可不能對不起土泉呀！

「我——」秀枝囁囁著，她在搜索着自己心底的意識，在考慮表達的措辭。

「妳什麼？」

「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亂極了。——我總覺得回到監獄，不管我遭遇到什麼，那總不是我自願的。可是，在這兒，選上了慰安婦，總覺得似乎是自己有意的抉擇。這樣，我太對不起。——」

草笛幸子噗哧一笑，首次綻開了難得的笑容。她好像撫着一頭羔羊以地撫着秀枝的肩胛，說：

「百合子，妳這些可憐想法，並不切實際呀。你知道，這是戰爭，人的一切，都給戰爭安排了，皇軍需要妳，需要我，需要我們！」

「不，戰爭並不能給我安排什麼，我想一個人的墮落，是跟戰爭無關的。」

「百合子，妳還沒有真正面臨戰爭，請不要這樣武斷，我們以後會有機會的，也許有一天，妳會爲一根香煙而甘心脫光了衣服。至於妳侮辱這兒是墮落，今天妳

第一次來，我也不好怎麼跟你計較了！」

秀枝霍地意識到自己也未免太意氣用事了：「我並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沒關係的。」草笛說：「我可以告訴妳，在這兒，有大部份的姐兒們當初是爲了錢，有的是被騙來的，有的是從一些過去的藝妓或妓女物色來的，有的是一些女囚，但，慢慢的，妳會發現他們並沒有什麼分別。到最後，她們通通會忘了自己爲什麼而來，因爲這些已經不重要了。不過——」

草笛幸子頓了頓，繼續着：

「百合子，妳會留下來的，妳知道監牢的日子並不好過。在這兒妳並不損失什麼，相反的，妳還可以獲得某一定度的自由與保護，而且，妳還可以按月寄點錢回家！」

「在監獄裡，妳可能活不到他回來。」

「是的，只怪我一直沒有勇氣去死。」秀枝指的是第一次被獄卒姦污以後。

「放心，妳不會死的，如果真想死，也活不到今天了。」草笛幸子挺挺腰身：